



祭卷
春之
青冬

主编
松梅
范培
朱红
黄申
罡 绘

〔看流年最后一眼〕

kan liunian zuihouyeyan

冰雪给了冬天一个单调洁白的表情，

寒冷却割破青春的皮肤，

有清醇的浆汁瞬间流出。



浙江文艺出版社

青春祭·当代青春散文精选系列

青春祭
卷之冬

范培松 主编
朱红梅 选编
黄申 绘

〔看流年最后一眼〕

kan liunian zuihouyiyuan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流年最后一眼(冬之卷)/范培松主编;朱红梅选编;黄申罡绘.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339-2683-0

(青春祭·当代青春散文精选系列)

I. 看… II. ①范… ②朱… ③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059 号

责任编辑 项 宁

装帧设计 城土飞扬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责任出版 朱毅平

看流年最后一眼(冬之卷)

范培松 主编 朱红梅 选编 黄申罡 绘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35 千字

插页 9

印张 5.25

印数 1-6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683-0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谨以此献给我们闪亮的青春





序

时光流着，青春闹着。

『二手玫瑰』乐队却在《火车快开》里一个劲儿地鼓噪：『我们的青春就要开，往哪开，往理想里开……』开着开着，就变成了『我们的青春也得继续去开，往哪开，往枯萎里开』。这多少让人有点泄气。看看周遭，阳光空灵，灰尘恣意地飞舞。如果尘埃落定是飞舞的结局，青春呢，是不是也在一步步走向散场？我们是不是该把脚步放慢点，再放慢点？

青春也和万物一般经历四季的轮回。冰雪给了冬天一个单调洁白的表情，寒冷却割破青春的皮肤，有清醉的浆汁瞬间流出。于是所有的情感轮番亮相：甜蜜、忧愁、欢喜、悲伤、感动、沮丧……还有那么多模糊了界限与称谓，却活色生香的情绪，在心里日以继夜地歌唱。

流年如水，在清醒时流过，也在梦境中流过。大学的最后一个冬天，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张照片和室友甲的单恋故事。在这张室友甲的实习留念照上，她跟自己喜欢的指导老师离得很远，远得让英俊的他完全不会注意到她，但是她手里却默默地挽着他的外套。就是这样，她把一腔爱悦寄托在一件衣服上，温柔地挽在臂弯里，仅此而已。室友甲的心事就像一个封闭而神秘的传奇，总让我想起水仙，一种在冬天寂寞盛开的植物。同时一行诗在心里慢慢浮起，『水仙已乘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这是第一次，我抛弃小说和电影里的浪漫故事而对一种纯真的爱信以为真。现实的冲击远比虚构主义要来得猛，来得激烈。

你看到的就是一本真实的书，一页页翻过，就像一张张青春的纪念照，有明媚，有寥落，有欢颜，也有泪水，无论黑白相间，还是色彩斑斓，都在历数青春里林林总总的真实。『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即便浪荡如胡兰成，也说，青春自身可以是一种德性，像杨柳发新枝时自然不染尘埃。

于是，许多缅怀在冬天自然生发，记忆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变成一座幽灵岛，在心灵的版图上出现，消失，再次出现，再次消失……只要呼吸还在，它就不会从生命里永久地淡出。不管是冰做的风铃，还是落落野花，在等待衰老降临的日夜，青春是温湿润润的，一滴滴渗进人的心里，想想，好日子还很长。

年轻时的爱，充满了威士忌的芳香和烈性，能让灵魂在冬夜翩然起舞，也会叫人醉倒在北风里，不省人事。在爱的得失之间穿梭，得之喜，喜得呵护不尽；不得则悲，悲得满山满谷。日子久了，悲喜都成了银河轻浅。

青春还是个任性的雪孩子，总是依靠父母之爱来擦亮双眸。这双眼睛里一半是黑暗，一半是光明。沉浮在半明半昧之间，让年轻有恃无恐的，不外是父母那份无欲无求，源源不竭的爱。

看过电影《纳尼亚传奇》的孩子都知道，那个神奇的衣柜通向白雪皑皑的魔幻世界，走在冰天雪地里，也许下一刻就会遇到生命里的第一个妖精。放声大哭是基本不顶事的，还是无畏一点比较实际。勇敢地收服妖精，当然好过被妖精打败，适时的坚强让你显得高贵。

最后，请一定相信：尽管耳边寒风呼啸，心灵总还有取暖的地方。身边的亲人、友人，哪怕是一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他们的善意。『靠近你，温暖我』，享受这种善良与体贴，并传递给他人，记得，要面带微笑。

成长的苦乐，得失的缠夹，亲情的慰藉，挫折的来袭，还有温暖的包容……这构成了本书的枝干，冬天衰败的皮相下，实则是千树万树的花开。我们期待一双超越现实生活的翅膀，而不要把灵魂禁锢在简单刻板的当下。这样一本书，如果能让一颗悸动的心获得瞬间的安抚，让满腔的狂躁得到片刻的宁静，就是适得其所。

朱红梅



目 录

第一辑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 青春，是冰做的风铃／张曼娟／003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麻宁／007
离开家的那一天那一场雪／伊能静／011
忧郁之书／陈错／015 年华／申西杰／019
湮没的青春／甘世佳／025

第二辑 北风如此地近，又那样地远

- 核桃／张悦然／033
我曾经这样爱过你／雪小禅／036
人生若只如初见／Vivian／042
去年冬季的一抹阳光／梅吉／046
知音／夏雨茜／052 爱人／安妮宝贝／055
苏打绿，薄荷叶／纤手破新橙／057

第三辑 青春贴着爱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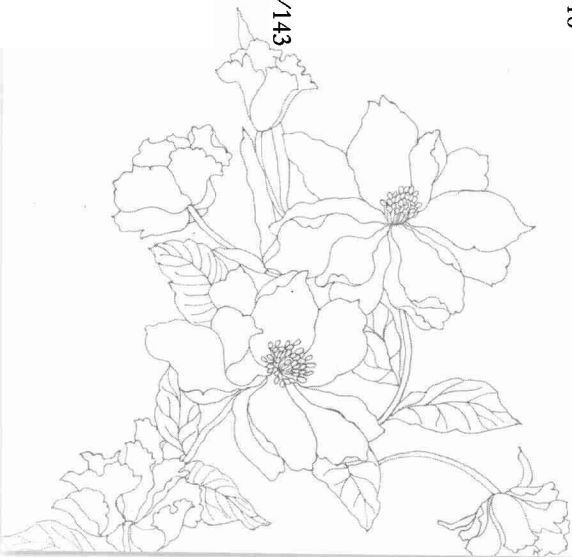
载不动父爱如山/宇原/065 请尊重我的父亲大人/秦采桑/069
生命的呐喊/感动/074 第一百五十六张票根/朱成玉/080
雪孩子/刘亚连/083 无法不对你残酷/艾美丽/086
天使的目光/老玉米/090

第四辑 生命里的第一个妖精

1977,我参加高考/品游/097 我和橘皮的往事/梁晓声/102
瓦兰就要死了/肖水/106 打不死的泼妇/邓芷辛/109
清水洗尘/王聘/113 有些味道,从不曾远离/蔓珠莎华/116
爱是一种心境/祝勇/120 圣诞夜的一把火/薛峰/123

第五辑 青春是一面温暖的旗

谢谢你借给我一冬的温暖/叶十朋/129
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严歌苓/134
谢谢你,曾经允许我不爱/刘继荣/137
最温暖的墙/马国福/141 你听,青春在寂寂地歌唱/深雪/143
我爱薇薇安/雪舞飘云/148 牵挂/虹影/154
手心手背/林涛/157



{ 第一辑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
走向遗忘

——舒婷《还乡》



青春，是冰做的风铃

□ 张曼娟

青春，是冰做的风铃。

当夜深了以后，四周寂静下来，我听见一阵风吹过，撩拨起来的串串铃声，丁零零，丁零零，一种冰凉湿冷的脆响声音。不知道是谁家阳台上悬挂着的，宛如一个计时器。我的第一个风铃是生日礼物，附着一张小卡，上面写着这句话：“青春是冰做的风铃。”那时我二十二岁，刚开始读硕士，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可能是因为大学时怕跟不上同学的进度，我一直都那么紧张着，把青春都修剪干净了。

把自己修剪干净的我，随即开始参加大学毕业之后的相亲活动。突然之间，许多阿姨、伯父都出现了，他们带着从国外回来的硕士、博士、事业有成的年轻人，来到我的面前。而我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的兴趣啊，看看电影啦，去郊外走一走啦。”于是，我和不同的男生去看电影，去郊外走来走去，但，心里没有一点期待或者雀跃，只有着隐隐的焦虑。那时候我是个急着走进婚姻的女孩，因为我以为那是人生必经的道路。直到终于可以投入研究所的课程，我才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我一点也没有看见自己的青春，不知道青春其实是无法修剪拔除的。

读博士二年级时，我很尊敬的金老师，为我在文化大学文艺创作组开了小说习作这门课。那时我已经出版了两本畅销书，开始在校园里演讲，但我仍感到惶恐。对于教书这件事，长久的梦想，竟然真能实现？金老师为我打气，教我安心，就在我鼓起勇气接受之后，老师语重

当我为自己的唇抹上了饱满的豆红色，转身开门的时候，依稀又听见那阵脆亮的声响，丁零零。

心长地说：“只是你太年轻，许多教授都担心你太年轻了，我想，你在穿着打扮上可以稍微……成熟一点。”年轻？我已经二十六岁了还年轻？站在镜子前，我看着自己垂直如瀑的长发，镶荷叶边的白色衬衫，棉质碎花裙，原来我是年轻的。为了将青春修剪得更干净，我到服装店里买了好几件从来不曾穿过的颜色与款式的衣服，一律是宽肩窄臀，黑色压金丝的、普蓝偏藏青的、墨绿色浮着印花的。为了加强成熟的效果，干脆将长发烫成麻花卷，或者全部盘成髻。一不做，二不休，我又买了许多当下流行的大耳环，十年后的自己忽然走到镜子里，与我面对面。

站在讲台上的我，纵使努力让学生知道我是他们的教师而不是学姐，学生眼中却仍疑惑重重。比较熟悉以后，有学生质疑我的用心：“为什么你要装得那么老啊？”我有口难言，一切都是因为青春啊。

即将迈进三十岁时，我特别喜欢在文章里提到“我已经老了，我只想活得好而不是活得美了”这样的话。在课堂上说故事给学生听的时候，我也总是这么开始的：“当我年轻的时候……”学生们笑起来，觉得这个教师挺夸张的，年轻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前几年的事，干吗说得像前朝旧事似的。有一回我的另一位老师含笑对我说，她和她的朋友都在读我的文章。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明明是这样年轻的人，为什么总要说自己老啊老啊。我已经三十岁了还年轻？“是啊，比起四十岁，比起我们这样的年纪，你当然是很年轻的啊。看见你口口声声说老，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从那以后，我不再轻易言老，我对自己说，我从来没有放心地青春过，这应该是时候了。

于是，我从三十岁开始青春。

我修完学位，腾出大段大段时间发呆；我去旅行，长时间流浪在异国，而不只是去郊外走一走；我参加舞台剧的演出，在众人瞩目的台上又哭又笑，而不只是看看电影。我剪短头发，换上牛仔裤或是短裙，穿着平底鞋或者长靴，我和一群很青春的朋友，到大草原去等待月亮升起，守候破晓天明。我们一起到绿岛泡温泉，看他们像鱼一样裸泳。



当太阳跃出海平面的时候,他们也如海豚般一跃而起……这才是我的青春。

在那些缀满星星的夜空下,弥漫着晨雾的乡间,永远也不会有天明的 KTV 包厢里,我都曾经听见冰做的风铃透亮悦耳的声响,几乎忘记了它同时也在风中迅速消融。

渐渐地,当我对学生说起年轻时候的事,他们不再笑,反而显露出聆听前朝旧事的兴味。

有一天,我们在课堂上读朱自清的《背影》,许多学生是因为读大学才离乡背井的,特别有感触,所以那次的发言大家相当踊跃。学生们热烈地说起对父母的思念与愧疚:有个女孩子说母亲结婚早,从来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家里小孩又多,她每次回家看见母亲操持家务,很心疼母亲的年老与辛劳,只希望将来能报答母亲。我微笑着,随意问起,年老的母亲多大年纪啦?女孩想了想,差不多四十岁了吧。我的笑意忽然僵在唇边,她母亲原来是同我差不多的年纪。然而,对这个十八岁的女孩来说,四十岁是够老的了。

这两年开始,我在教授休息室里,会看见一些年轻的讲师,也投入语文课的教学工作,有些甚至是上过我的课的。冬天的休息室里,我敲过门之后走进来,两个年轻人正在聊天,其中一个男孩子是博士班的学生,我们原本就认识的,另一个女孩,脸上有着不能修剪的青春的光芒,那光芒是难以逼视的。男孩告诉我,女孩也在教语文,是新进的老师。我站立着,错愕地,迟迟不能对她颌首。不是的,她不是应该坐在教室里的年龄吗?光洁的面容上,纯粹晶亮的眼眸,她此刻坐在休息室阳光充足的座位上,那正是多年前我最喜欢的座位。不畏怯太阳的照射,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注视着走进来的每位老师,想象着自己将来的模样,想象着每一天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我几乎是惊惶地走进了洗手间,双手扶着脸盆边缘,我想,我被青春吓了一跳。

我在已经模糊了的陈旧的镜子里,看着自己,所幸镜子仍是慈悲的。当我为自己的唇抹上了饱满的豆红色,转身开门的时候,依稀又

听见那阵脆亮的声响,丁零零。



青春是会一笑而过的,就如磕磕绊绊的童年;曾经红得耀眼,如今却无比黯淡的红领巾;和那个你爱慕的男生或女生的一回头的温柔……冰做的风铃曾经晶莹剔透,以假乱真,可是青春终于在我们的不经意抑或百般呵护里融化,如此地刚正不阿或是忘恩负义。但我们却完整了起来,你说不出自己的哪一部分是属于青春的,但青春的分子确实就在你里面……所以,不要为那渐行渐远的风铃声而恐慌、忧愁吧,青春的风铃就融化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就是那一抬头的自信,以及面对往事的时候,我们不忧不惧的神情。



青春中的落落野花

□ 麻 宁

深冬的北京气候干燥而寒冷,我穿着相形之下有些单薄的长款大衣蹒跚独行在广院的校园里。

广院的校园很小,我这么说可能让无数一直对它向往的孩子大失所望。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很小很小的校园分成南北两院,步行二十分钟应该能够搞定。建筑很陈旧,全国闻名的播音系系楼只有两层,漆成灰色,许多人调侃说它“看上去还没一个公共厕所气派”。可是这样的校园在我们那些学摄影的校友手里一拍就很有感觉,艺术气息浓得不是要溢出来而是要发生爆炸。这就是我的大学,这就是我的生活。

高三或者更早的时候我开始在心底描绘自己未来的大学。它应该有宽广的校园,成片的草坪,漂亮的女生和白发的先生;应该有深不可测的图书馆;应该有用单车载着女孩子的男孩子;应该有浪漫又朦胧的情事……可是这里没有,这里统统没有。这里有的是许多美丽动人的女孩和帅气逼人的男孩,可是女孩和男孩之间的故事一点也不浪漫朦胧。他们用接近光速的速度恋爱,又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分手。他们的爱情简单而直接,他们的情事清晰又平淡。我常常面对着这些忍不住追问,一直以来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喜欢北京的风。这是我能够从中嗅出北京王气的东西。北京的风是冷的,硬的,粗线条的。有风的日子我喜欢穿下摆开得如同马蹄莲那样的裙子,迎着猎猎的风裙裾飘飘。那些裙子,它们有好看的花纹和形状。有一条是我所钟爱的,酒红色氤氲了一片,上面开着暧昧斑驳的

花朵。我至今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会对裙子有那样强烈的迷恋。我想起高中的时候有一年冬天穿了一条很淡雅有蝴蝶结的粉色中裙去学校,结果被班主任老师批评,理由是“着奇装异服”。当时我在极度的委屈中想,我要快快考上大学,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穿我喜欢的好看的裙子了。可是现在我真的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可以凭自己的兴趣随意地穿裙子了,可为什么我再不像高中时候穿上裙子那般开心了呢?

高中的时候日子很单调。我所在的一中是我们市最好的中学,是省重点。省重点里的孩子们听话而坚忍,不言不语地忍受着日复一日的单调无聊。我们没有春游,不看电影,没有放松之说。很多女孩子为了节省时间忍痛剪掉蓄了很多年的长发。男孩子们放弃了最最钟爱的足球。那时候我们做很多的模拟卷,在殚精竭虑中一点一点虔诚地期许自己的未来。我想起那时候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她总是很认真地把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归纳成非常整齐的笔记,努力地做老师布置的每一套题,然而总是在考试的时候拿不到很好的分数。我记得无数次她在模考成绩发下来以后痛哭,然后追问为什么她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她让我明白了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于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悲哀。但是每每回忆起来,我都觉得那三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有时候我会翻看自己悉心保存下来的高中时代的英语笔记,详细清晰得可以出版。我会笑起来——它们见证了我的一段拼搏。还有那些成绩或高或低的卷子,其中有一张政治卷子,上面批着六十分。我记起当时发下它时我的震惊与恐慌。可是很快当我得知这个成绩在全年级依然排在前三时我开始哭笑不得——学校常常组织一些很难的考试,将出奇难的试题给我们做,所以我们时常自嘲说“我们是被打击大的”。那是一段多么鲜活多么生动的岁月。

小可打电话来,用俄语向我问好。我在大笑的同时感到了一丝悲哀——这个立志学法律的男孩终于在高考面前低头进了他以前从没考虑过的俄语系。就像我,从前一直梦想自己能在一所南方的大学里念中文系。梦想与现实的距离真的是很大很大呀,又有几个人能做到

那一泓清流,我想我不会刻意地伸手去捞,也许它们将要流向的地方,有我更美丽的珍藏。



不在现实面前屈服呢？

小可是我的初中同学，很铁很铁的死党。那时候他是我学习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初二那年我们到郊外去看流星雨，小可说那是他中学时代最最美好的回忆。多年以后我问他，当流星划过天际的一刹那你许的是什么愿，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认真地告诉我，让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幸福、平安，我们永远不要分开。

我们永远不要分开，这曾经也是我的期望。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在北京，小可在开封，Apple 在呼和浩特，斐在长沙，Crazy 在武汉——地图上如此遥远的五个点。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们读过很多唐诗，当读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时候，我们笑那些唐朝的老头子酸腐矫情。现在我却怕读到这样的诗句。有的时候我攥着话筒突然就一阵沉默。电话那头的朋友会问我干吗不说话，我总是说“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语言，让我在很短很短的时间里说出我最想对他们说的话。

高中的最后一个暑假，天气异常炎热，校园里的紫藤花开得异常繁盛。我和嘉琦常常买了冰激凌在紫藤花下吃。那一种冰激凌现在我已经忘记它的牌子了。只记得是巧克力蛋筒，脆而香甜，是很受学生欢迎的一款。我们喜欢把它作为赌注，输的一方要请赢的一方吃。那是我们在高三还拥有的小小乐趣。那时候还有一个乐趣就是，我们叠很多很多的纸飞机在教室里面掷来掷去，机翼上写着很温情或是很幽默的话。我是经常被掷到的，因为我坐在教室正中的缘故。有一只断了一只翅膀的飞机，我依然记得它残余的那只翅膀上写着：“无论远方有多远，无论前路有多长，我都会与你一同风雨兼程。”没有署名，但是我很感动。

大学里面的第一个圣诞节我待在寝室里足不出户。他们说王府井搞了人工降雪，还有很多地方在放烟火，我马上想起 2003 年的春节，我所在的小城燃放起了绚丽的烟火。我和小可去看。小可推着他破破的自行车，一面仰望天空一面对我述说他未来十年的构想。那一晚